



核心阅读

当前,智能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战争形态正向信息化战争形态的高级阶段——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演进,战场空间从传统的“陆、海、空、天、电、网”物理域向泛在社会域、认知域拓展,无人作战、分布式作战和多域作战将成为主要作战样式,传统军事战略、作战理论、武器装备都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军队面貌即将脱胎换骨,智能化、无人化军队呼之欲出,跨界、跨域、跨代力量编成常态化趋势更加明显,按维度划分的军种结构终将被按作战主体性质划分的军队结构所取代,这就要求军队体制编制必须与战争形态发展相契合,做到超前谋划、科学布局、系统设计,努力抢占组织形态建设的制高点。

□ 杨 震

领导指挥体制向“全域分布式、网络矩阵式”演进。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是否科学,关系到指挥效能、建设效益,决定着战争成败。机械化战争不仅造就了规模庞大的军队,也造就了从统帅部到末端单位的宝塔形领导指挥体制。智能化时代,这种体制架构将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巨大障碍,将面临深刻调整挑战。在作战指挥领域,智能化战争要求最短“决策—反应”周期。当前,美军基于各种新型动力技术、网络跨域控制技术,按照多域建构想调整改革作战指挥体制,升级改造作战条令,建立多域域指挥工作模式,明确赋予各级指挥员灵活选择作战力量的指挥权,确保作战指挥跨域贯通、作战信息跨域共享、作战兵器跨域穿行、作战功能跨域互补,从而构建起全域分布式作战指挥体系,推动实现多域优势能力聚合、综合集成释能的目的。在领导管理领域,随着智能通信技术和智能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参谋工作可由智

能机器自动化处理,军队领导机关的管理幅度越来越宽、管理层次和组成部门越来越少,组织构架向外形扁平、横向联通、纵横一体的网状矩阵式结构发展,建设管理业务都将以网络为中心得以完成。

规模结构向“传统部队为主体、智能部队为骨干”方向发展。智能化时代,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军队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将发生颠覆性逆转,质量占据主导地位,数量退居次要地位,军队规模更加倾向精干高效,以高质高效为特征的智能部队将从根本上改变军队结构。其一,经济全球化、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维护和保持国际战略平衡和稳定,一定时期内爆发世界性大规模战争或大国之间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将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建设精干高效的传统常备军,作为基本的建军方针,总体保持军队规模适度够用。其二,智能技术将极大改变战争的物质基础和作战力量构成,军队综合作战能力将产生质

的飞跃。同时,大数据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物联网等新技术群都可大幅减少作战指挥、建设管理、情报分析以及后勤保障等人员。美军新一代驱逐舰采用高智能“全舰计算环境”,编制员额比上一代驱逐舰减少约60%。其三,智能程度高、可自主行动的空中、地面、水上和水下无人系统,可承担大部分原来必须由“人+机”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随着无人系统自主性和蜂群战术技术高速发展,一名操作手即可控制数个、数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无人作战单元,担负原来由一支部队、机群或舰队完成的任务,作战人员规模将因此大幅下降。

无人作战力量即将成为新型主战兵种。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传统新型作战力量发展方兴未艾,以无人系统为代表的智能化武器迅速发展。太空中有太空机器人、空中有无人机、陆地有地面无人系统、水面有海上无人系统、水下有无人潜航器。这些智能化无人系统,作战持久、功能多样、价格较低、风险较小,逐渐成为“新型作战力量20”,必将催生出来战场的新兵种——智能化无人作战部队。2007年,美空军组建了世界第一支无人机部队——第432无人机联队,作为独立战术单位进行运用。美国《未来》杂志预测,2020年无人作战系统数量将超过传统主战装备的数量。俄军也曾预测,2025年前后,将有大量无人部队投入战场,无人装甲部队、无人舰队、无人机部队、机器人特种部队、太空机器人部队甚至无人特混部队终将成为战场主宰。

编成模式向“自主适应”转变。模块化、积木式、“即插即用”是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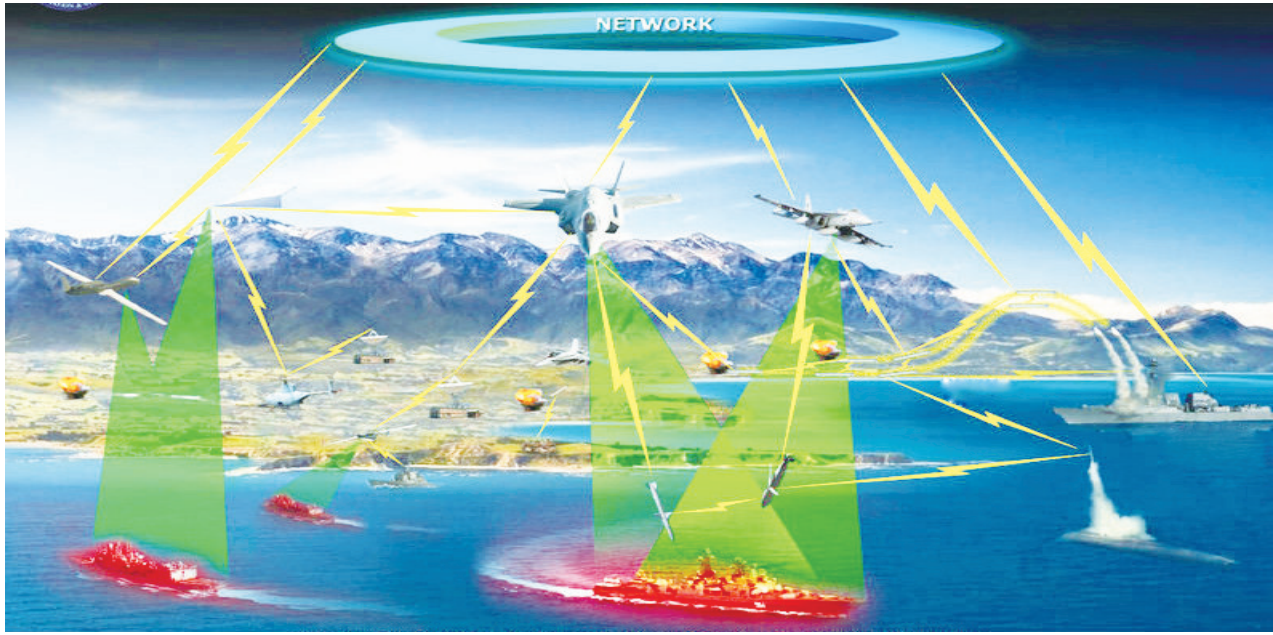
化战争形态对部队力量编成的基本要求。但在智能化战争形态下,作战任务更加多样,要求部队编成模式更加灵活、富有弹性,必须具备自主适应能力方能有效应对千变万化的作战任务。一方面,传统军队对组织编制管理的权限“统得过死”,往往调整一个营级战术分队都要经过军种甚至统帅部批准,审批程序繁琐,审批时限长,限制了军种在灵活编组作战分队的积极性创造性。智能化时代,编制权将向任务部队下移,使得基本战术单位能够灵活调整“人一机”力量编成,充分提高编成结构的作战适应性;另一方面,无人作战部队不需加强就能实现“一编多能”,本身已具有一定自主适应性。比如,一支智能化

部队,可拥有数百个作战单元,不同的作战单元可拥有“侦、控、打、评”等不同功能,还将拥有对天、对地、对空、对海、对电磁等多维作战能力,将这些智能作战单元进行差异化“机机编组”“人机编组”,就能根据不同作战需要,执行陆、海、空、天、电、网等多域作战任务,真正实现作战单元自主适应、弹性编组,产生传统部队所不具备的多样化作战能力。

军种融合、军民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机械化战争形态,军种分立、自我发展,军兵种界限、兵民界限分明。信息化战争形态,各军种打破原有界限,向其他战场延伸拓展,结束了陆军、海军、空军分别

垄断陆战、海战和空战格局,军民界限逐渐被军民融合取代。智能化战争形态的编成模式将告别按作战空间划分的“陆、海、空”军种结构向按作战主体划分的“有人、无人”军事力量结构发展,军种特性进一步弱化,军种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泛在认知域作战将助推无界化战场趋势,传统战争主体外延明显,军民日渐趋同,越来越多“不穿军装的战士”执行军事任务,对传统编成模式带来根本性影响,军队编成结构向着跨界、跨域、跨代混合编组模式快速发展。

军事理论



小步快跑的国产航母之路



□ 刘维杰

2018年4月20日,辽宁舰航母编队首次在西太平洋进行歼-15的远洋起降、对海突防突击训练,标志着编队形成了完整的空防体系。与此同时,远在大连的国产航母试航在即,再度引发国内外热议。

中国进入“双航母”时代

试航(Sea Trial)是舰船建造的最后阶段,舰艇以自身动力出海试验,测试其实际的航速、抗风浪性和运转情况等。从2017年4月我国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下水,“双航母”时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今年4月23日,国产航母在拖船的协助下离开舾装港口进行了重心倾斜试验,但没有如外界预料那样驶向外海。通过续建“瓦良格”号,中国掌握了航母的动力系统、雷达、舰载机和拦阻系统等一系列建造技术。国产航母延续了滑跃式甲板和常规动力系统,但也有所改进。一是隐身能力和电子设备有所提升。从外形上看,舰岛更加简洁紧凑,外露天线减少,换装国产新型相控阵雷达,且雷达布局由辽宁舰的正四面改为带斜角的布局。二是舰体结构应会优化。“瓦良格”号前甲板下方预备安装反舰导弹,辽宁舰续建时难以彻底改动,国产航母应该会优化舰体结构,机库面积和载机数量也会增加。三是舰载机种类可能增多。海军版陆基型教练-9G、教练-10已经

服役,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模型也已出现,它们是否能上舰有待观察。

发展航母不走苏联的弯路

中国的航母与苏联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辽宁舰续建自苏联的“瓦良格”号,首艘国产航母也基于此型号改进而来。在发展航母的道路上,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海军战略,中国都应充分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首先,对发展航母不够重视。赫鲁晓夫是唯火箭核武器论者,将航母视作核时代的“海上移动棺材”。古巴导弹危机中,虽然苏联潜艇装备了核鱼雷,但最终在美军监视下被迫上浮,这极大地刺激了苏联领导层。面对美国的航母优势,苏联选择了“饱和攻击”战术,即利用水面舰艇、潜艇和作战飞机等携带反舰导弹,采用高密度、连续攻击的突防方式,使敌航母编队的防空系统在短时间内处于无法应付的饱和状态,以此提高反舰导弹突防概率。这深刻影响了苏联航母的设计理念与作战定位。其次,混合式舰型大行其道。苏联第一代航母“莫斯科”级直升机母舰主要用于反潜,舰前半部类似巡洋舰,舰后半部是直升机飞行甲板;第二代“基辅”级重型航空巡洋舰,有斜角式甲板但没有弹射器,前甲板安装导弹甚至舰炮,这都属于典型的混合式舰型。最后,强调航母自身的海战能力。与同时期西方航母不同的是,苏联航母对舰载机的依赖度较低。如“基辅”级除搭载固定翼的雅克-38外,曾装备大量反舰、反潜和防空导弹。甚至1982开工的第三代航母“苏联”号,前甲板下方依旧装备了SS-N-19反舰导弹垂发系统。这种设计对航母平台的认识不足,占用了宝贵的机库和甲板空间,等到回归世界主流却为时已晚。

运用航母不走大洋争霸的老路

马汉在《海权论》中讲道:“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晚清时期有过“塞防”与“海防”之争,中国作为海陆复合物,不能只依赖单一的陆权或海权,必须统筹兼顾。没有海洋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海军建设往往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而600年前“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郑和船队难以为继,冷战期间苏联争霸远洋的舰队也成为经济负担。航母编队的建造和维护花费巨大,在国际环境整体和平稳定的前提下,比较务实的原则是“够用”,而非多多益善。如果随时可以部署一个航母编队,那至少需要两艘甚至三艘航母轮换,即部署一艘,保养一艘,训练或保养途中一艘。发展以航母为代表的远洋海军要在国力承受范围内,以维护本土安全和确保海外利益为战略需求。一方面,向海洋方向推进防御线,确保东海、南海等热点区域的制空制海权,保护本土尤其是沿海经济带;另一方面,实现海外投送,保卫海上交通线与海外权益。中国海军还处于由近海向远洋的发展阶段,尚难达到美国海军具有的全球存在和纵深打击能力。我们既要驳斥“中国航母威胁论”,也要谨防贪大求全的“全核舰队”论。

去年,位于武汉的陆上航母试验验证模型铲平了滑跃起飞甲板,预示着新一代国产航母将采用蒸汽甚至电磁弹射器。中国航母在短时间内小步快跑,跨过了国外几十年的发展阶段,相信媲美“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也为时不远。



1927年8月1日,伴着南昌城头响起的枪声,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在经历了数千年沧海桑田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推动古老中国改天换地的薪新进程。91年来,人民军队听党指挥、不辱使命,革命军人信念坚定、顽强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把灵魂深处的信仰与忠诚镌刻在猎猎军旗上。

灵魂,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字眼。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人们,对灵魂进行过各种猜想和研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们,对灵魂又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解读。17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就像芦苇一样脆弱,几乎不能与宇宙间任何一样东西对抗,但因为人拥有能思想的灵魂,因此又比宇宙间任何其他存在都要高贵。

然而,并非所有的灵魂,都包裹在芦苇一般的躯壳中,能思想的灵魂,有着千差万别的问题指向和价值取向。革命军人的身躯,如磐石般伟岸;革命军人的灵魂,有着特殊的内涵。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对于新一代革命军人而言,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

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军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同样是革命军人的政治灵魂。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不惧困苦,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创造又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靠的就是心中的理想信念和铁心跟党走决心,也就是邓小平所说“靠的就是有坚定信念”。井冈山时期,“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红军成为熔化对手的火炉,根本原因在于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有着始终听党话、坚决跟党走的定力和决心。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

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中国军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源于信仰,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憎恶帝国主义,相信战争是正义的,这已经进入思想深处,不,已经渗入骨髓!”灵魂深处的信仰,能够激发起巨大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旗子,就是信仰。而通往信仰之路,对于人民军队而言,就是坚决听党指挥。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并在起义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初具雏形。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解决了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掌握军队的根本问题,为确保军队听党指挥奠定了制度基础。在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是我军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政治保证。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现在也必须这么做。”

坚决听党指挥,不仅要把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扎根在思想上,还要落在行动上。行动上落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齐”。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苦难走向辉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常喊看齐,有了偏差就自觉主动看齐。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生动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讲到,一个队伍常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毛泽东讲的“看齐”,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今天,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更需要新时代革命军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

镌刻着灵魂深处的信仰与忠诚

□ 尚伟

军旗猎猎

委和习近平主席的决策部署、命令指示,始终做到信念坚定、听党指挥,以实际行动交出合格答卷。

军旗猎猎,高扬着革命军人灵魂深处的信仰与忠诚。

战旗飘飘,续写着革命军人新征程上的使命与担当!

